

简媜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台湾  大家

简媜散文

伊始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汪逸芳

封面设计:梁 珊

封面画:张英洪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浙字 11—1996—5 号

简媜散文

简 媜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上虞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50000 印数 00001—8000

1999 年 3 月新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0736—1/I·685

定价:14.60 元

“新生代”作家简贞(代序)

楼肇明

对大陆读书界而言，包括台湾散文在内的台湾文学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课题了。前一段时期，在大陆青年读者群中曾先后出现过“三毛热”、“席慕容热”，而梁实秋和余光中的散文则在作家和高级知识分子中被普遍激赏。在学术界，研究和评论台湾散文的文章也渐渐地台湾文学的研究中占了一席之地。这些文章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将台湾散文和大陆散文互为参照和比较。这一做法无疑是对的。因为这四十年来海峡两岸的散文是在隔绝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发展的，但又同属中国文学的延伸，同属发端于“五四”新文学现代散文的延伸。

在台湾，“新生代”作家，指1949（一说1945）年以后的作家，他们的幼年、童年、少年感受过台湾生活的艰难并身历目睹台湾从农业社会进入工商社会的历史性变迁。台湾

本省籍人士大批涌入作家队伍，正是从他们这一个年龄段开始的。“新生代”作家中已经崭露头角的，有阿盛、林清玄、罗青、简媅、林耀德等。

“新生代”散文作家队伍中，男女比重较之五十年代又有呈上升的态势，在女性文学天宇上升起的散文新星当首推十三岁的简媅，她生于1961年，已有十多种散文著作问世。与已往台湾散文一片柔情缱绻的女性不同，简媅一登场给人以英毅刚烈的震动。她不同于琦君式的沉静、慈爱，也有别于早期张晓风的风神灵秀，简媅非常推崇三十年代秉赋优异、“天籁感”特强的女作家萧红，但她也是有别于萧红的。萧红写的是苦难的民族，苦难的妇女，以及这双重苦难中升起的美丽。两位生活在不同时空谱系里又十分年轻的女作家，相同之处在于她们都早熟，短短几年就炫人眼目地成长起来了，两人才气秉赋的不同却汇聚到“越轨”上来。“越轨”即创造的胆略。简媅是在台湾文学经历了现代派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洗礼之后，于八十年代登上文坛的，在她身上可以同时看到这双重的影响和交汇。她是“乡土”的，同时又是“现代”的，就题材看，她写爱情，写童年，写故乡，所有这一切与别的女作家没有什么不同。但简媅在人们熟知的天地里发现了一片新天地，她向更深的女性潜意识深处开掘，大胆而成功地写了“恋父情结”。大胆，是因为这是已往的女作家不敢闯入的“禁区”；成功，则来自简媅的分寸感。她并非惊世骇俗，她决然没有生理层次上的渲染，也无意冲决伦理樊篱。她为了刻画女性心灵世界的长天大漠、崇山巨壑，才向这个被人们视为畏途的黑暗王国进击的。代表作《渔父》、《四月裂帛》，前者写女作家少不理事时亡故的父亲，后者写前不久病

逝的情人，但父亲和情人并不是作品中的第一主人公，从烈火喷油般、燃烧的向日葵般的画面看，父女之间，情人之间那死生不渝、刻骨铭心的情感，和笼罩在两位亲人头上死神阴影却是作品真正的第一主人公，对生之沉重和生命意义的提问如奔流的热血流贯其间。简媜非常擅长将复杂、杂乱的情愫表现得既有气势又有节制，她擅长从逆向来刻画事物的情感。将压入潜意识一片混沌之中的意识重新发掘出来，她以逆写顺，以鼓写正，以声音写色彩，以疏离写亲密。我们知道，琦君早年的小说《长沟流月去无声》以她与师长的一段情意为模本；林文月散文的主要魅力则源于童年时的一段特殊经历，那就是基于戒备、受伤害心理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甚至在亲人之间也不例外；三毛有一种逃避倾向，……女性散文在近三四十年间的演变，女作家的女性自主意识又有了可观的进展，说简媜的成就建立在前辈作家的积累之上，大约就不是什么过誉之辞了。

目 录

空 灵

- 3 那人走时，只有星光送他
- 5 石径爪痕
- 8 布衣老人
- 14 梦 斫
- 16 喝眼前的酒
- 18 生与逝乃同一棵桃树
- 20 一株行走的草
- 22 一只翠玉镯山水
- 24 远方有更美的天国
- 26 栖在窗台的白鹭
- 28 一竿冷
- 32 春风送网
- 35 相忘于江湖

- 40 孤 寂
- 44 眼中人
- 46 带酒江月
- 48 空 城
- 50 一口闲钟
- 53 雪夜柴屋
- 55 谁来谁作主

梦游书

- 59 雨夜赋
- 63 台北小脸盆
- 67 发烧夜
- 73 仇 树
- 76 赖 公
- 78 水昆兄
- 80 上班族之梦
- 82 疑心病者
- 85 魔女的厨房
- 87 叫卖声
- 89 粉圆女人
- 91 一枚煮熟的蛋
- 93 水姜哀歌
- 95 白雪茶树
- 99 空 屋
- 102 牧神的便条纸
- 106 寂寞像一只蚊子

- 112 青苔巷
119 鹿回头
130 破灭与完成
133 梦游书

浮在空中的鱼群

- 143 司命灶君
144 入宅
145 安床
146 整手足甲
147 漏厝
148 铺路
149 护符
150 分居
151 花底瘀伤
155 记载一只笼子的形状
158 文字自动贩卖机
165 心动就是美
167 百衲
169 早觉
171 工作中的热
173 逐渐消失的声音
175 精神团圆
177 分享
179 独处
181 交缠

- | | | |
|-----|----|-----|
| 183 | 再 | 生 |
| 184 | 行 | 书 |
| 185 | 不 | 锁 |
| 188 | 梦 | 的狼牙 |
| 199 | 初 | 裳 |
| 199 | 缙 | 衣 |
| 200 | 伏 | 流 |
| 200 | 参 | 商 |
| 201 | 天 | 爵 |
| 201 | 唱 | 晚 |
| 202 | 雄 | 浑 |
| 203 | 冲 | 淡 |
| 204 | 纤 | 秣 |
| 205 | 沉 | 着 |
| 206 | 高 | 古 |
| 207 | 典 | 雅 |
| 208 | 洗 | 炼 |
| 209 | 白蛇 | 三叠 |

私房书

- | | | | |
|-----|----|----|------|
| 213 | 与 | 岁月 | 同等心跳 |
| 217 | 险 | 滩 | |
| 220 | 寸 | 土 | |
| 224 | 远山 | 有灯 | |
| 227 | 旧 | 字 | |

水 问	231	壁 画
	235	问 候 天 空
	240	夏 之 绝 句
	245	幻 航
	249	海 路
	255	风 裳
258	云 游	

只缘身在此山中	267	水 月
	272	镜 花
	275	浮 尘 野 马
	279	解 发 夫 妻
	291	借 宿

四月裂帛	301	渔 父
	318	四 月 裂 帛
	337	小 同 窗

空 灵

写书人，也会在自己的字里行间迷路，这是事实。两年前，本以为为摘选心喜的山水诗，做一趟心灵之旅，应是驾轻就熟的；后来，越走越远，好比网鱼的人被江面的星辉吸引了，拿网去捉星。



那人走时 只有星光送他

旅夜书怀

唐·杜甫

细草微风岸，
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
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

月光，抚慰乡城的人。

明日的太阳仍会上升，在水声欸乃之中，他们将醒来。

明日的太阳不是我的，我是乡城的异客。

难舍须舍。就连跋涉多年的我也眷念水乡的风情，几个叫得出名姓的，暗示我已不知不觉成为他们惦记的人，当肥鱼新蔬上桌时，派遣孩童前去邀请的人之一。

他们宽容地与我分享着，不拿我当作外人。水泽的温柔洗去人的棱角，结实得像鹅卵石，就算碰撞，也不会刺伤。

常常，我坐在路边的亭子内，观赏男女老少打我眼前走过。他们比别处的人多一股水香，从衣袂飘动、行履错落中，

显露一颗从容的心。

这也是水的恩赐吧！飘荡是天生的，可是在摇荡中懂得相互体贴，以爱作为锚，像同船的人。

月光，我不禁祈求月光，更柔和地怀抱他们。不祈求无风无灾，但愿多大的灾厄来袭，便有多大的气力撑过来。

明日，他们不会发现我已远离，商家依然开着店门招呼来客，江畔小馆内依然高朋满座。

若有人问起摆渡的，船夫会这样告诉他：

那人走了，沿着鸥鸟的旅路走了。

那人是一只水鸟，眷恋水又听倦涛声的。

那人是个迷路的，想要停驻又向往远方的。

那人是个善感的，断不了悲欢离合，又企求无忧梦土的。

那人是个造谜的，猜中谜底又把自己变成谜底的。

那人是个找伴儿的，又害怕守不住约。

那人走时，只有星光送他。

石径爪痕

鹿柴

唐·王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我履着野兽的爪痕，登上山的石径。

莫要惊扰什么了，在愈行愈深的山里。

这冬与春正在密谈的季节，连阴晴也不辨了，我单薄的一个凡人，又怎能从山草眠睡的姿态猜测雪的重量，及风的千军万马？那爪痕又该是哪一头兽的？是频频回头的梅花小鹿吗？抑是村牛，歇工的时候踱着步，来到石径上擦它的蹄泥，以为了断当日的红尘，便可以老僧入定。

在忧愁尚未发现我，成天只知道追逐小牛犊取乐的年纪，有一天，星空下，那蓄着白髯的邻翁问我：

“你这双脚将来要走长路的，考考你，打比方说，你现时

要上大山，遇到两个人，一个呢也要上大山，另一个呢刚从大山下来，你问谁路呢？”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同，但故意很用力地想，要说个了不得的答案给他：

“甬问路，爷，我熟！”

“我说别处的大山，你没去过的。”

“爷，我问上山的。”

他似乎有些惊愕，又和气地追问：“怎说？”

“欸，爷，有伴儿嘛！那下山的急急忙忙赶回家喽，有工夫说话吗？上山的一个道儿，咱们一块吃大饼抓猪雏，还喝酒哩！”

他嗯哼地吟哦一会儿，遥望远空的星点，仿佛回想往昔的事件；又像凝眸草丛里的流萤，从幽微的火光中预见了什么？

“如果，你的伴儿落了陷阱，死了呢？”

我不曾提防有此一问，觉得十分无稽，两个牛劲的人，会中什么陷阱？山能有多险，了不得像中猎枪的大黑熊，都倒地了，还看不准几根毫毛吗？我说：

“不会的，爷，我们气力够！”

“若会呢？”

“那……，那我替他堆土馒头，往后捎纸钱。”

我突然感到黯然，仿佛真的死了伴儿。我想明早去敲顺子他家的门，我刚刚拿他当伴儿的，他若死了我舍不得。

“堆了土馒头之后呢？”

“之后，之后我就一个人走了，爷！”

他与我都静默了，好像星光照临的远近村舍，都成了大